

□厉勇

闷热的夏天如一块烧得红红的、熟透的热铁，红得发光发亮，热得发烫。尤其是到了高温桑拿天，这块热铁一直滚烫着，从白天到夜晚，从早上到晚上，一刻也不消停。

人就像被甩上岸的鱼，缺氧缺水，奄奄一息。每个人都在等待一场瓢泼大雨，下个酣畅，淋个通透。只有这样，这块热铁才会像被扔进水里一样，暂时获得和水一样的清凉。但是，雨总是下不来，人就免不了烦躁。每个人都如一块烧红的热铁，不经意间，不是烫伤了自己，就是被别人烫到。

那天一大早，我在医院看到一位年轻的爸爸带着孩子看病，只是因为收费员将儿科听成了耳科，年轻的爸爸就在窗口前大发雷霆，冲动得像一头狮子，欲将手伸进窗口去砸电脑。这阵势吓跑了收费的白大褂女人，也吓到了后面排队的人群。好多人相劝，才避免了一场恶战。

毒辣的阳光收敛一些的时候，我出门溜达。看见一位年轻的妈妈，追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一把拉住她，“啪，啪！”两记非常响亮的巴掌当即甩了出去，随之而来的是孩子的大声“哇哇”哭啼，夹杂着女人的愤怒发泄：“谁叫你不听话，谁叫你跑出来。”我见她爆了一连串粗语，又接着在孩子身上连续用手出击。我看得心惊肉跳，她怎么下得了手，也太狠心了！好脾气的老公终于把持不住了，只听见他在闷热不透风的傍晚向妻子吼叫：“我给你一记耳光，好不啦。”

一到夏天，就不想自己动手做饭。天气太热，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烧个



【非虚构写作】

夏天里的热铁

饭也得褪层皮。所以，我一般都在一家快餐店解决，差不多有一年多了，实惠又便捷。天气若是实在太热，我就会在快餐店里多坐一会儿，对着手机玩会儿游戏，蹭点儿空调。

店里生意很不错。有上下两层，我一般坐楼上。我多坐一会儿，也不影响他们生意。要是真有人没位子坐了，我就会主动离开，让出座位。顾客是流动

的，有两三个随时准备拿走快餐餐具的大妈，拿着抹布手脚麻利地收拾、整理餐桌，也许这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一分钟。其中有一个中年妇女，一只眼睛有点残疾。这之前，中年妇女和我的接触不多，最多是她收拾餐具时问我一句：“吃好了吧？”我说：“嗯。”然后，她把餐具拿走。

6月初的一天，天气一直高烧不退，我在楼上多坐了会儿。没想到，她从我身边经过时，抛下一句：“都坐了3个小时了！”我看着她的身影，真是闹不明白了。我顶多也就坐了2个小时，从6点半到8点半，你要这么算计我干吗？作为老顾客，我多坐一会儿，怎么了？又没影响生意。看她是眼睛有残疾的女人，我也只能不跟她计较，只当没听到这句话。

中年女人请了几天假之后，又回来了。我照旧去那里吃晚饭。

我喜欢坐的那张桌子有人，我就在旁边的那张桌子坐下。空调的风刚好吹着我的头，吹得我受不了。我就趁另外一桌的人吃好，自己把餐具拿开，换了过去。后来，我喜欢坐的那张桌子，那个人总算走了，餐具也被大妈收拾干净。我就又换到我喜欢坐的桌子上。我刚换完，那个中年妇女一边收拾餐具，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都换了3张桌子了！”我又惊呆了，知道她是在说我。我又没弄脏桌子，又没增加你的工作量，你管我换几张桌子呀。刚好，朋友来电话，我在电话里发泄了一通，把一腔怨气撒到她身上。

高温闷热的夏天，每个人都如一块烧红的热铁，火气很大，一触即发。

（本文作者为出版社编辑，业余写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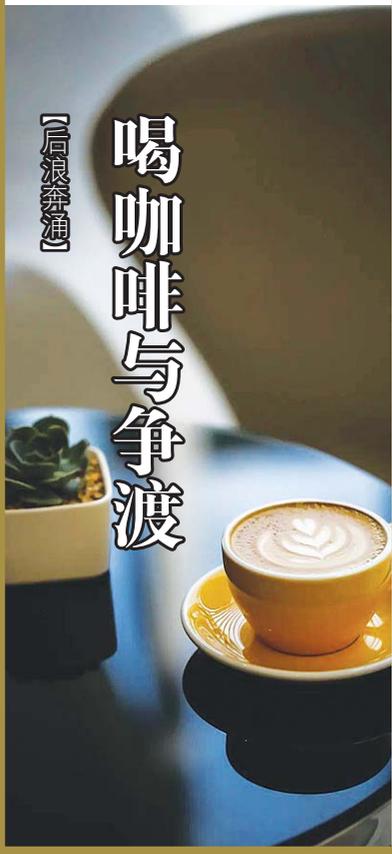
□仇士鹏

上午，领导在会后说：“你最近工作状态还不够紧张。”我愣了一下，这个搭配倒是很少耳闻，但意思并不晦涩，大概是说我最近的工作状态很松弛。

下意识地回忆工作状态最紧张的时候，发现都是在第一次：第一次当班长、第一次表演节目、第一次做项目……第一次被委以重任（在当时看来）。为了不辜负别人的期待，展现出自己的能力，我把精神绷得紧紧的，生怕出现一点点纰漏，连那些别人眼中可有可无、甚至不值一提的细节都力求完美。可是，紧张感除了在我跳错动作或是数据算错时，像个放大镜一样倍化我的自责、烦闷，甚至让它起外，并没有多少裨益。相反，过于紧张的情绪像一层韧性极强的膜，阻挡了一切灵感破土而出。而患得患失的情绪像一个筛子，把自信、积极和激情一点点漏出去，毕竟拿一个绝对完美的标准作为要求，跋涉的道路便永无止境，明明像是走完了一趟西游，实际上连通天河都还没到。

后来，松弛感就渐渐从我的身上探出头来。它有很多近义词，诸如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不挂于心、豁达开朗，承载着古代文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诗意浪漫的生存哲学。表露在外，就是用缩小镜去看待事情，大事看小，急事看缓，即使山雨欲来风满楼，即使黑云压城城欲摧，也能竹杖芒鞋轻胜马，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当然，它不等于偷奸耍滑、故意打折扣。最近，我们在项目地集中办公，作息是早八晚十一，该做的事和该加的班一点儿不含糊。但我会戴着耳机听歌，会在眼睛累到不能聚焦的时候到窗边看山水如画、田野拂浪，也会在饭后到桥边陌上行走，缓缓归。为什么一定要表现出满头大汗？雷声和雨点



【后浪奔涌】

喝咖啡与争渡

本就无因果关系。前些天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工位上养了一株月季，袅袅花香浸染出的愉悦心情，是工作的齿轮最好的润滑剂。何况身体已经足够紧张了，如果心理再叠上一层紧张，那大概连最深的睡眠也无法彻底抹平身心俱疲的后遗症。

所以我由衷叹服身边始终保持紧张工作状态的老同事，有的都已经工作十余年了，也没有看过一场演唱会、一场球赛、一场直播，甚至没有谈过一场恋爱。他们把项目作为一块永不落地的石头，提在心上，吊在胆上。不管是去吃饭的路上，吃饭的过程中，

亦或是团建期间，只要同一项目组的两个人碰到一起，必会聊起项目的进展和困境，然后各自搜肠刮肚回忆别的项目是如何突围的，以求特色化出一条有成效的解决之道。为此他们出差坐高铁时甚至会买连坐票，上车后掏出打印好的报告，相互用铅笔勾圈。在中转站的候车座椅上，他们的讨论声不绝于耳，在一众手机、泡面的包围中竟被衬托得有声有色。最近在酒店集中办公，晚上11点下班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洗完澡躺在床上，仍能听到他们在隔壁热火朝天地讨论，彼时，连喜欢绕着灯飞舞的蛾子都趴在墙上昏昏欲睡。

如此看来，我以前的紧张落脚点其实是在想法上，是矫枉过正与自我施压作祟，而同事的紧张则落脚在行动上，抓住一切时间和机会，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前者会导致无意义的内耗，让效率不增反降，所以需要松弛感来纾解、平衡，而后者则不需要。它已经符合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更具有茁壮生长的野性与冲劲。

在他们的身上，我重新理解了“一心一意”这个成语，或许也唯有此，才能把一件平凡的事干出不平凡，就像他们，即使再接触一个素未谋面的项目，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争渡中，他们的轻舟已过万重山。

鲁迅曾说，他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而我想同时拥有喝咖啡的心情和工作的紧张感。当我把一切本该流失掉的边角料时间嵌入工作日常的拼图，成品的图案必会像连岩隙土缝间都开出小花的花园一样，让现在与未来的我都心神摇曳，志得意满。

我的轻舟，既能朝发白帝，暮到江陵，也能咖啡满杯花满渚，万顷波中得自由。

（本文作者为2023届硕士生，水利水电助理工程师）

【局域网】

环卫老太太

□舒一耕

前年夏天，我从乡下的农村搬到城里一个老旧小区居住，认识了在小区胡同干环卫工的一位老太太。说是认识，也只是点点头，微笑着打个招呼或者简单聊几句而已。

对老太太最初的印象是有天早上我上班，这位老太太正拿着笤帚和簸箕在小区胡同打扫卫生，旁边一位老大爷开玩笑说：“老嫂子，你干得这么好，给你涨工资了没有？”老太太不急不躁地用玩笑话回答道：“长眉毛了，还涨工资！”

老太太个子不高，面相和善，平时穿着有环卫工人标志的黄色马甲，推着的三轮车里放着扫帚、铲、垃圾桶等，边走边不时地停下车来，从车上取下工具打扫地上的垃圾。她每天清早一次、下午一次，风雨无阻地在小区胡同打扫卫生。

每逢赶上阴雨天气，她会把裤腿裹扎起来，显得很干净利索。

有一次我问老太太多大年纪了，她说已经七十拐弯了。我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回家歇着养老，干环卫起早贪黑的，多辛苦啊。老太太说孩子们日子都不好过，这样出来多少挣几个，也少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挣多挣少照顾自己没问题。

一次我问老太太打扫卫生累不累，老太太说这活儿是好汉子不想干，赖汉子干不了，说累不累、说轻也不轻。路上垃圾少了，还好说；垃圾多了，打扫半天也打扫不完。尤其是到了秋天落叶的时候，前边刚扫了，后面叶子就落下来了，咋扫都扫不干净。也有一些不自觉的人，把垃圾扔到垃圾桶外面，打扫起来也很麻烦。

刚搬来不久时，我问老太太，我家里有不穿的旧衣物问她要不要。她说不要，现在旧衣服都没人稀罕了。但是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她打扫卫生时也会从垃圾桶里捡拾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破纸箱、旧家具、衣物什么的。我想可能和我不熟悉的原因吧。再后来熟悉了些，有用不着的旧衣物等，我会先不扔到垃圾桶里，等见到她时留给她，她就接受了。

记得有一次她三轮车上放着一蛇皮袋子有些发霉的馒头，她告诉我说是在垃圾桶里捡的。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告诉我那一蛇皮袋子馒头处理掉了，还卖了22块钱。老太太说时脸上洋溢着高兴的神采。

听老太太自己介绍，她老伴去世已经十多年了，现在一个人租了一间房住，以前的房屋说是拆迁，结果房子拆了好几年了，楼一直没有盖起来。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厂里打工，一个开车，生活水平都一般。有人曾想给她介绍老伴，无奈儿子不同意，只好搁下了。她现在每天打扫完卫生后，中午还要回家给一个儿子家做午饭。老太太打扫完卫生后，有时会和其他环卫工人在一起闲聊会儿，也是歇歇，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冬天靠墙角晒太阳，夏天在树荫下乘乘凉，她的三轮车上带着马扎。

今年春天的一天，老太太告诉我，她再干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为啥，她说年龄大了，干一天下来，浑身酸痛，一夜里都歇不过乏来。过了两天，我正好外出出差，出差几天回来，果然小区里打扫卫生的换了人。之后，再也没见到那位环卫老太太的身影。

（本文作者供职于淄博市周村供电公司，山东省作协会员）

投稿邮箱：qlwbxyd@sina.com